中产返贫是真实趋势吗？

文 | 李笑语、聂日明

近几年来，伴随着中国经济增长面临复杂的局面，部分群体面临着就业压力，除了应届大学生以外，中年群体的就业困境影响到家庭生活也是社交网络的热门话题。2024 年，福布斯的一篇标题为“中国的中产阶级正在消失”的报道中，指出自恒大违约以后，“持续的房地产危机一直困扰着经济……压低了中产家庭财富的主要来源”。也有媒体和研究机构讨论全国收入税收降低、高端消费减少等现象，网络流传很多相关的段子，如中产“作死三件套”：高额房贷、单职工、两娃上国际学校，后又演变为“返贫五件套”：冲动投资创业、倾家荡产买房、子女接受精英教育、为他人做担保、盲目投资理财。这些段子反映出一些上中产和富裕阶层的经济负担和焦虑；虽然“返贫”未必是真的贫困了，但确实有越来越多人感受到上述危机。

公众讨论中产返贫，是有很多中产家庭收入和生活质量下降。但一个正常的社会本来就应该双向流动，有人阶层上升、有人阶层下降；若中产阶层中部分的下滑伴随着相应的上升，并且变动规模相对合理，那是正常社会新陈代谢的表现。如果中产阶层出现整体的下滑，毋庸置疑是很大的问题，但目前的公共讨论与媒体报道，没有呈现阶层流动的全貌，也未准确刻画中产收入下降群体的特征。本文基于可靠的数据，从总体上把握中国社会各阶层的收入变化，以及中产阶层的上升与下降的占比，以此来理解中国的中产阶层的地位变化。

迅速崛起、方兴未艾的中国中产阶层

“中产阶层”原本是社会学概念，综合来看，中产阶层工资以薪金为主要收入，靠知识与技能获得工作收入，收入处于中等或者更高水平，有能力和意愿消费闲暇。按学者李强的归类，中产阶层包括传统干部和知识分子，就职于 IT、金融等专业领域的高学历从业者、优秀大中型企业的职工以及个体私营业主及中小公司的经理。

无论是中产阶层的定义还是现实人群的分类，教育程度和职业是界定中产阶层最重要的两个维度，在中国主要是本专科以上的学历和白领等非体力劳动的工作。据人口普查数据，2000 年时，全国 22 周岁的适龄人口（一般处于大学在读或毕业阶段）的本专科及以上毛入学率为 8%，仅 160 万人，而到当前，已经超过六成，每年毕业的本专科大学生在 1000 万人左右。

欢迎关注陆家嘴评论

出品单位：

SIFI INSTITUTE 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

从职业类型看，中国白领工作岗位和服务业呈现跨越式发展，据人口普查数据，农业就业人口从 2000 年的 4.3 亿，下降至 2020 年的 1.3 亿，而服务性、专业性工作岗位则从 2000 年的 1.3 亿上升至 2020 年的 3.5 亿。按中国职业分类标准，机关事业及企业负责人、专业技术人员（如教师、医生）、办事人员基本都是中产阶层，其规模从 2000 年的 7000 万上升至 2020 年的 1.3 亿，而商业服务业的从业者从 6000 万上升至 2.2 亿，其中至少 2 成是纯非体力工作岗位（技术性强或偏向管理、销售等白领岗位），此外，其中混合性以脑力为主的岗位的渗透率也越来越高，服务业的扩张大大增加了白领工作岗位及中产阶层储备池的规模。这个趋势目前没有后退，中国中产阶层潜在的人口基础在不断扩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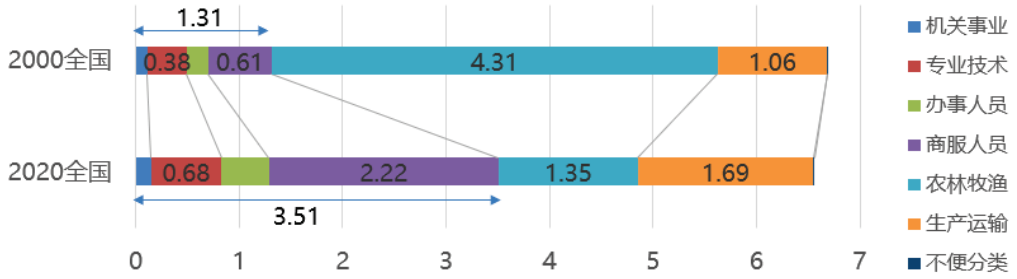


图 | 中国就业市场职业结构

数据来源：中国人口普查资料 2000，中国人口普查年鉴 2020。单位：亿人。

对于公共讨论而言，收入是衡量中产阶层更直接的指标。美国的很多调查与研究一般将家庭收入处于全国家庭收入中位数的 2/3 至 2 倍之间的家庭视为中等收入家庭（例如 Pew），据此计算，美国的中产家庭比例在 1971 年时大约占 60%，目前为 50%出头，而高收入群体在目前为 20%左右。由于中国整体收入偏低，按上述方法下限对应的家庭，很难称的上是中产阶层，而中国的高收入群体中的大部分更多体现了中产阶层的特征。胡润百富发布的《2019 中国新中产圈层白皮书》，将中产定为“一线城市家庭年收入 30 万元以上，新一线及其他城市家庭年收入 20 万元以上的城镇居民”，采用北京大学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在京沪两地，2022 年家庭收入超过 20 万的占四成人口，超过 30 万仅为四分之一，从全国来看，家庭 20 万的收入在 2022 年对应着全国 88 分位，也就是 1.7 亿人。这个规模无论在社会学的意义上还是实际的体感，都大大低估了中国中产阶层（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在绝对收入上，胡润 20、30 万的中产定义已经是中国相对富裕的阶层。

根据学者李实的划分，三口之家年收入在 10 万元至 50 万元之间界定中产阶层，中产门槛值下降至 10 万元，按此标准，国家统计局在 2017 年测量的中等收入群体达到了 4.6 亿人，约占总人口的三分之一。按此标准，据 CFPS 的数据，2018 年至 2022 年中国中等收入家庭比重从 29%扩大到 37%，中等收入的规模仍然在明显的持续的扩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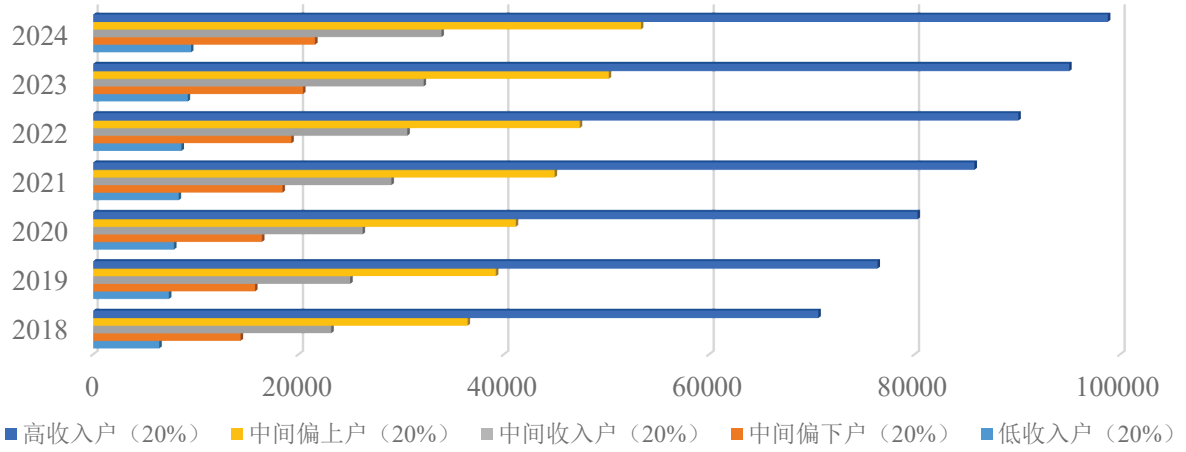


图 | 按五等份分组的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单位：元/年·人。

按收入高低将中国全部家庭分为 5 等分，无论是 CFPS 的数据还是国家统计局的住户调查，每等分的收入在 2018 年至 2022 年，都是持续提高，没有任何一个家庭组的平均收入是下降的。

表 | 2018-2022 年按五等份分组的全国居民家庭人均收入

	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			国家统计局住户调查		
	2018 年	2022 年	变动率	2018 年	2022 年	变动率
低收入户	4787	6144	28%	6441	8601	34%
中间偏下户	11845	15711	33%	14361	19303	34%
中间收入户	20363	26266	29%	23189	30598	32%
中间偏上户	33989	42501	25%	36471	47397	30%
高收入户	101927	136032	33%	70640	90116	28%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CFPS，单位：元/年·人。CFPS 为当年截面全部样本，已加权。国家统计局住户调查数据的收入为人均可支配收入，CFPS 的是家庭人均纯收入，两者统计口径有差异，如 CFPS 的家庭收入不包括自有住房的影子租金收入。

从国家统计局的数据看，2018 年以来至去年，按五等分划分的家庭组，每一组家庭的平均收入都在上升，没有停滞的现象，更没有看到整体返贫或者缩减规模的迹象。

表 | 2018 年至 2022 年中国家庭人均收入变动情况

	下降或持平					上升								Total
	小计	↓ 50%+	↓ 25-50%	↓ 10-25%	↓0-10%	小计	↑0-10%	↑ 10-25%	↑ 25-50%	↑ 50-100%	↑1-2 倍	↑2-5 倍	↑5 倍+	
1	19.7	7.2	5.6	3.0	3.9	80.3	2.6	4.5	6.1	11.2	14.8	23.0	18.1	100
2	23.7	8.7	5.4	5.3	4.4	76.3	3.3	5.5	12.4	14.3	20.3	14.4	6.1	100
3	27.0	7.0	6.5	8.0	5.5	73.0	5.6	7.5	10.3	17.0	19.4	10.6	2.7	100
4	37.9	10.3	13.1	6.9	7.6	62.1	5.2	8.4	11.1	16.0	14.0	6.2	1.3	100
5	37.7	10.5	11.1	8.0	8.1	62.3	4.6	11.2	11.5	16.6	12.2	4.4	1.8	100
6	34.9	7.6	13.1	8.0	6.3	65.1	7.9	11.3	12.4	20.2	8.6	3.5	1.1	100
7	41.7	10.0	11.7	10.5	9.5	58.3	6.0	13.4	14.7	14.5	5.7	2.1	1.9	100
8	46.4	12.5	15.6	12.2	6.1	53.6	7.5	12.2	11.2	13.4	4.5	3.3	1.5	100
9	56.4	17.2	18.9	11.8	8.6	43.6	6.4	8.8	11.9	9.0	5.4	1.9	0.2	100
10	64.2	28.7	19.3	7.4	8.8	35.8	4.7	7.6	9.2	5.2	3.8	4.5	0.8	100
Total	39.0	12.0	12.0	8.1	6.9	61.0	5.4	9.0	11.1	13.7	10.9	7.4	3.5	100

数据来源：CFPS2018-2022 家庭层面合并数据。N=7938，采用 2018 年的权重加权。人均收入变动率=（2022 年-2018 年）/2018 年，剔除极少量 2018 年收入为 0 的家庭。

中国社会尚处于充分流动的阶段

虽然宏观上中等收入阶层的规模没有缩减，但既然体感以及公共舆论中屡见不鲜的中产阶层返贫或阶层滑落，意味着中国目前仍然有明显的社会流动，有人上升有人下降。我们接下来观察中国社会的流动状态。

为了观察家庭层面的收入变动，我们采用北京大学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我们选取中产返贫话题蔓延之前的 2018 年开始，对比最新可用的 2022 年。我们使用唯一的家庭户识别码合并两年数据，得到近 1 万户家庭（同时被两轮调查完访），其中 8000 户左右家庭无变动，其余家庭则因结婚、迁移、分户等出现了另组家庭。另组家庭因为出现了分拆、新组建，所以经常会出现两个新户的家庭人均收入低于原家庭的水平，因为我们主要采用未另组的家庭数据进行分析。我们将两年都受访的家庭在两个年份分别按收入分为十等分，第一组（1）为收入最低的 10%家庭，第十组（10）为收入最高的 10%家庭。

下图为 10×10 收入阶层转移矩阵，即 2018 年至 2022 年期间的家庭在收入阶层间的流动模式。每列代表 2018 年的起始阶层，每行代表 2022 年的终了阶层，每一单元格的数值是条件概率（%），即从特定起始阶层流动至终了阶层的比例。所谓中产返贫是指明显的向下流动，这个“明显”一般需要下降多个阶层阈值。一般来说下降 1 个阶层被视为短程向下，而下降 2 个或更多阶层是长程向下流动，这个下降才是“明显”的。

		2018年的阶层位置										
		1	2	3	4	5	6	7	8	9	10	Total
2022年的阶层位置	1	43.4	21.8	9.6	9.1	5.2	2.7	3.3	2.9	1.2	1.5	10.11
	2	21.8	22.7	18.4	15.7	9.0	3.9	2.8	2.2	1.7	0.7	9.89
	3	14.0	19.1	20.0	16.9	12.7	8.0	3.8	2.9	3.0	1.7	10.21
	4	8.0	12.8	17.9	18.1	17.9	13.2	7.3	5.7	3.7	1.3	10.57
	5	4.5	8.7	12.8	12.8	14.5	14.3	11.3	8.5	4.6	2.7	9.46
	6	2.6	5.2	8.3	11.5	15.2	16.6	15.6	10.6	9.0	2.9	9.76
	7	1.9	3.8	4.7	7.5	12.6	19.9	21.9	18.4	13.2	7.7	11.15
	8	1.0	1.6	4.0	4.8	5.5	10.9	18.4	17.9	14.5	10.1	8.87
	9	1.3	2.0	2.7	2.3	5.0	7.3	10.6	22.1	30.1	17.1	10.04
	10	1.6	2.2	1.7	1.3	2.6	3.2	5.1	8.8	18.9	54.5	9.94
	Total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图 | 2018 年至 2022 年中国收入流动表（转移矩阵）

数据来源：CFPS2018-2022 家庭层面合并数据。N=7951，已加权，按家庭人均收入计算。横纵轴的数字为所在收入的等级，1 为最低 10%收入的家庭，10 为最高，以下同。

我们将阶层变动在上下各一个阶层内（即原阶层向上或向下流动 1 阶）视为留在本阶层，以此计算 1-10 阶层的稳定率（留在原阶层）。底层（1-2）和顶层（9-10）稳定性最高，他们有六七成的比例留在了本阶层，对于底层来说，这意味着向上流动相对困难，而对于顶层来说，他们易于维持自己的阶层。中间阶层（不同于本文讨论的中产阶层）流动活跃，仅有半数左右的家庭留在了本阶层，部分阶层提升，另一部分则滑出自己的阶层，显示其相对受挤压的状态。从流动表的色温还可以看到，收入阶层的流动主要是短程流动，上升或下降一般都在 2-3 格以内，超过 4 个阶层的比较少见。从流动表的色温看，左下角和右上角即从最低阶层跃升至顶层或顶层骤跌至底层，为蓝色意味着占比很小，也就是说一夜暴富或一夜致贫不是中国的普遍现象。

家庭收入阶层的变化是相对的，有人上升就必然有人下降。但阶层下降不一定意味着绝对收入的降低。因为我们还需要考查家庭绝对收入的变动情况。总的来说，2018 年至 2022 年，中国家庭有近六成家庭收入增长，另外四成下降。如果将收入变动在 25%以内视为收入相对稳定（因此造成的阶层变动一般在 2 层以内），那么收入处于稳定和上升区间的家庭总体占四分之三，收入越低的家庭，这个比例就越高。

分阶层来看，如下图所示，1-3 层级的家庭，收入下降的只有不到四分之一；4-6 层级的家庭收入下降的接近四成。而 2018 年收入分位数处于 7-10 的家庭，有一半的家庭收入的绝对值下降了，计算他们的平均收入，经过了 4 年，他们的总体收入是下降的，其中顶部 10%

家庭更有三分之二的家庭出现了收入下降。这充分显示了高阶层家庭收入维持的不易，尽管他们保有自己的阶层的稳定率比较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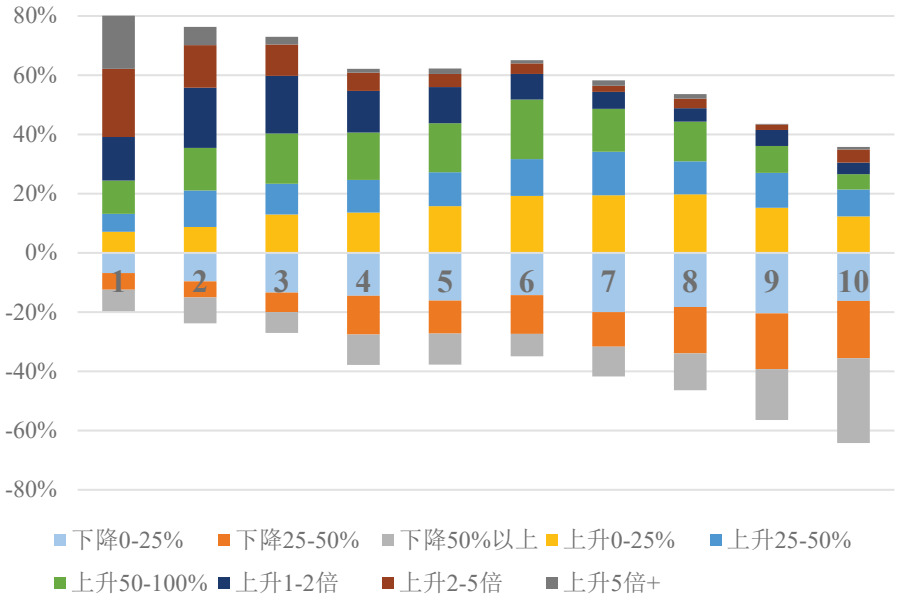


图 | 2018 年至 2022 年分阶层家庭人均收入变动情况

数据来源：CFPS2018-2022 家庭层面合并数据。N=7938，采用 2018 年的权重加权。人均收入变动率=（2022 年-2018 年）/2018 年，剔除极少量 2018 年收入为 0 的家庭。

以此来看，以收入来衡量的中国家庭社会流动尚处于充分的状态。社会流传的阶层固化可能出在特定行业、身份的群体中有局部存在，但整体上中国的中下层的收入整体处于明显上升的状态，而中上层群体的收入则有明显下滑的压力，维持较高收入并不容易。

脆弱的中产

如前文李实等人的界定，除了极少数非常富裕的群体，中国前 40%收入阶层的群体都可归类为中产阶层，也就是第 7-10 阶层的群体。如果按下降 2 个阶层为明显滑落，第 7-10 阶层分别有 28.4%、32.8%、36.5%、28.5%比例的家庭下滑了 2 个及以上的阶层，如果放宽至 3 个，则分别 17.1%、22.3%、23.2%、18.4%。由此可见，中国的上中产（前 10%的人群）的稳定性较好，而中下中产则相对边缘，易滑落出中产阶层群体，他们有三成左右的比例会在 4 年的周期下降 2 个阶层。尽管边缘中产跌出中产的比例不低，但非中产阶层上升至中产的也不在少数。2018 年收入等级在 1-6 的家庭，平均有 16%的家庭，在 4 年里上升 2 个层级且进入中产阶层（>=7），最低的 1-2 层级也有近一成比例，而 5-6 级则高达近三成比例。

家庭收入下降一般都会带来家庭的阶层下降，如果家庭人均收入下降

25-50%，那么在 7-8 层级的家庭一般要下降 3 个阶层，而 9-10 层级的家庭也要下降 1-2 个阶层。如果家庭人均收入下降 50%以上，更是非同小可，7-9 层级的中产要平均下滑 5 个阶层，而第 10 组家庭也要下滑 3 个阶层。

那么中产阶层（7-10 层级）收入下降 25%以上且阶层下滑 2 个层级的家庭有多少？以 2018 年基线，7-10 层级的家庭共占人口的 40%，其中收入下降了 25%-50%的，有 5%，下降 50%以上的，有 6%，合计占全部中产的四分之一，这可不是一个小数字，客观上也印证了中产返贫的体感认知。这也在微观上弥合了体感认知与宏观数据的鸿沟：尽管宏观上中产阶层的规模与收入水平都在上升，但中国中产阶层的流动性非常强，有四分之一的中产阶层仅需 4 年时间就会掉出自己原来所在的层级。

虽然我们使用收入衡量社会阶层，但消费支出更容易显示家庭生活水平的实际变化。如果收入下降的情况下消费不变，表示收入稳定或储蓄丰厚，不需要改变消费水平，或许能更好的衡量中产定位，也更容易区别核心中产与边缘中产，边缘中产相对来说更脆弱，会因为收入变动等事件掉出原有阶层。

一般来说，家庭支出的变动有两面性，一方面在刚性支出上的灵活性比较低，受中短期的收入变动影响较小，除了家庭必要的生活消费以外，中产阶层的“作死三件套”在中短期内一般也具有较强的刚性，另一方面家庭的可选消费支出有很高的灵活性，一般预期到收入可能会下降，还未到收入下降时家庭的可选消费就开始调整。

		2018年的阶层位置										
		1	2	3	4	5	6	7	8	9	10	Total
2022年的阶层位置	1	35.1	18.2	13.3	10.5	7.1	5.9	5.0	2.7	1.7	0.7	10
	2	21.5	22.7	20.1	11.9	10.1	5.4	3.4	3.0	1.5	0.7	10
	3	14.1	19.5	16.5	13.5	12.7	9.2	6.8	4.2	2.2	1.3	9.97
	4	9.4	10.5	14.3	17.8	13.3	13.8	9.4	6.0	4.0	1.8	10
	5	4.8	10.6	10.9	15.6	15.6	13.8	10.4	7.8	5.7	4.6	9.98
	6	3.7	4.8	10.3	12.7	13.6	15.2	14.6	11.1	7.5	6.6	10
	7	4.5	4.3	7.4	5.3	11.8	12.7	17.9	13.1	15.1	7.6	9.98
	8	3.3	4.1	2.7	6.4	6.1	9.1	11.6	20.1	19.7	17.3	10
	9	1.5	3.6	3.1	4.1	6.0	9.2	13.0	18.3	20.5	21.1	10.1
	10	2.3	1.7	1.6	2.1	3.7	5.7	8.0	13.7	22.0	38.4	9.92
	Total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图 | 2018 年至 2022 年中国家庭支出变动矩阵

数据来源：CFPS2018-2022 家庭层面合并数据。N=7951，已加权，按家庭人均支出计算。

下图就显示了家庭支出变动的复杂性，各阶层的家庭支出变动结构差异不太大，这与收入变动结构有非常大的区别。中产和高收入家庭尽管收入调整比较大，但支出向下调整的区间明显小于收入，这侧面上验证了中产作死三件套的刚性程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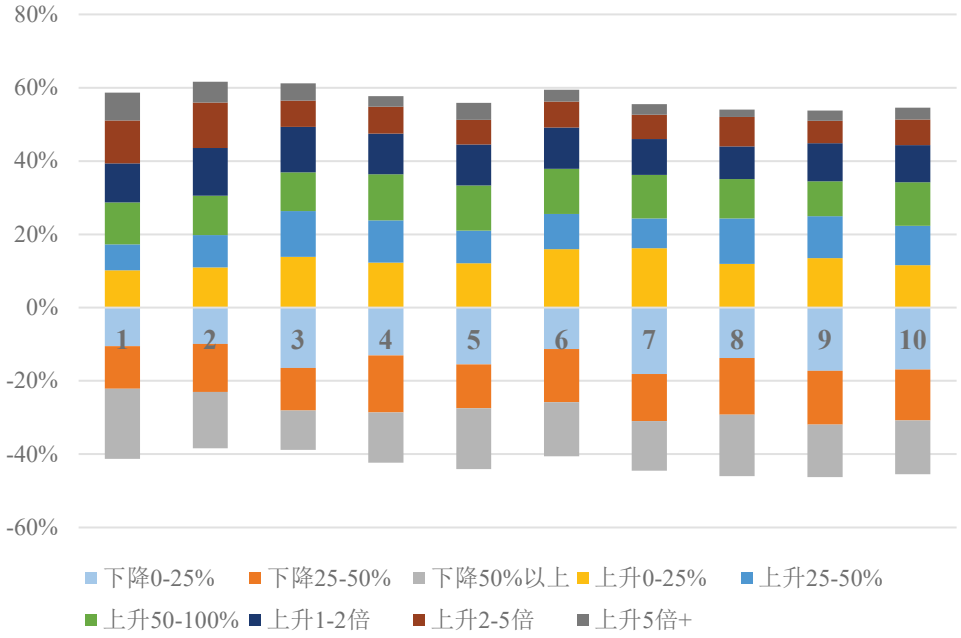


图 | 2018 年至 2022 年分阶层家庭人均支出变动情况

数据来源：CFPS2018-2022 家庭层面合并数据。N=7833，采用 2018 年的权重加权。人均支出变动率=（2022 年-2018 年）/2018 年，剔除极少量 2018 年收入为 0 的家庭。

家庭支出受预期因素驱动的比较多，CFPS 在 2022 年的调查于当年 5 月启动，当时家庭层面的预期尚且不如现在悲观，2023 年以来，随着就业与消费的持续低迷，悲观的预期越来越明显，家庭支出的表现可能随收入变动的趋势会更加显著甚至有所超出，这就只能留待未来新数据公布以后再做分析。

回过头来看，中产返贫尽管不是中国的普遍现象，但中产阶层的滑落风险非常高，在四分之一的中产阶层在四年时间就滑出自己原来的阶层，中产返贫现象在特定人群已经是非常显著的事实。国际对比来看，富裕阶层和上中产的稳定性更好，下中产更脆弱且亦滑出中产是中美的共同现象，但中国的社会流动更强，据美国 Census Bureau SIPP 在 2009-2012 的区间数据计算，从上层（top20%）下滑 40%至中层（中间 20%）或者以下的的比例为 10%，从中上（次 20%）下滑 40%为 15%，中国对应的阶层在 4 年区间下降同等水平的比例比美国要高出 5%。这个中产滑落的风险更是明显高于西欧国家和日本。社会阶层固化固然不好，但流动性如此之高，因此产生的社会问题也不会少。这足以让各方警惕，以适当维护中产阶层的稳定性。